蓬窗日錄

蓬窗日錄卷之三

世務一

寒窓日錄卷之三

星度

天文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曆以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謂四分之日以周天分

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筭也日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言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辰

次之行節節相係是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于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自乾携巽以爲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内者降婁也故爲少昊氏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訾陬也故爲顓頊氏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内者壽星也故爲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轅軒也故爲有熊氏之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以精氣相 不係方隅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爲限不主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

二至者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爲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奮地爲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在易以陽夬陰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列太紫爲天庭正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之氣陰氣

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中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上嘴觿參代皆值天闕表而任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流行以考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文斯過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者也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故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著沉潛而不

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曆特為紀數之書象特為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景稽一元升降之常度隨時收攷以與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以寫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文思帝堯所以為不可及而趙充李舜倪湯貢禹雖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事心德無素漢髙所以僅小康也

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

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泉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斯天斯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耀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無形體但指諸星轉運以爲天耳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

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
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
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予以録於
前矣此皆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
哉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
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地處其中順之
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西北面視之則

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藏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記論之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食　　司馬光

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太陽實虧

而有浮翳蔽之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灾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非上下相蒙誣枉天譴哉又食不滿分者曆官術數不精當治

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

國朝宋潜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盖地居天内如雞子中黄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將有見於夜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没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爲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内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揜日輪也日月

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在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徑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

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
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遥奪月光則月食日爲　月
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　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
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
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
受日光（此一句是用伊川語）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
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若陰盛亢陽爲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
爲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
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单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四爪兎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

見洪巽漫録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属体皆有虧鼠無膽兎無腎馬無胃鷄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録

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盖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吴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

大業中户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户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户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曆中户纔一百三十萬此古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户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户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神宗時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户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

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我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折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況自茲以往日丁盈成之進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

而多宂惰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務
學問及其爲農則勤稼穡及其爲兵則力戰是以
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
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役之介冑則慚
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
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
官既無籍於民之財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
户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憔悴秪以丁多
爲累矣悲夫

賦重莫如蘇州畝科糧至有一石六斗三斗及二石者
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萬石永樂後益爲三百

萬石餘兩京百官祿俸儘派蘇州討米幾三十八萬石又供親王白熟米一萬石餘

建都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

北松亭等關北瞰河漢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鷙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勢以貽我
明萬世帝王之業乎宋朴襄陽人以三史舉縣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録參軍改著作郎乾寧以大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

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澤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巳衰之勢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悍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東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吳朴紀畧云關中西接姜戎東盡潼陜南連巴漢北際朔方左有函谷二殽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有襃斜隴首帶以黃河涇渭之川金城萬雉周池成淵九州上腴天地巨陜楚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擣上庸又命巴蜀治舡積栗浮岷江直造巴東從江漢以抵襄陽則東西合勢夔鄂歸郢宛葉唐鄧永以無虞他寇非所患也韓魏有變吾出兵同華下甲宜陽據虎牢成皐歷原武延津以及衛輝陽晉再自成皐渡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蒲津以據汾絳則韓趙魏底定若以魏兵攻臨淄即墨之南發河北之卒直批慱關則淄青又寧山東無恐蜀中

有變若命江仲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井松或由司馬錫閣或自陰平故道或進階文或由瞿塘多方百出則蜀道悉平金牛巫峽難爲其險矣蓋關中所以制禦諸戎如自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計可萬全諸戎若逆禦關中如自下趨上則不勝其沮銳氣易蓋此關中所以可都也我國家南北肇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況自北都臨制中原勢頗不順而關中出師區夏順者建瓴何則大河以南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其間若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牟山至保州西北六

十五里之栢山路谷十餘如保安西北四十餘里之八角口古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定州之西一百八十里之北砦與夫石男銀坊冶山數處雖北京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郡大是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其外多阻塘水不可進矣𢧐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壍溝瀆葦泉縱横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覇州七十里又東抵海水口營田圩岍濕水漸洳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五里兩河之間藋草茂盛地類天羅又西至安肅縣之西二十五里夾地之間磽确不平地類天隙凡

此皆難師於中原者也

元劉太保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太都國祚長民風澆
遂定大興爲大都開平爲上都四月避暑則於上
都馬就水草八月回大都歲以爲常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
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四千步南北三百步上
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

一宜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
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釆石而

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不而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捍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金陵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宅中南北山川之雄結原隰之平衍食貨之富饒足以容萬乘供六師我

太祖閱江樓記深得之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頻對日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為欺罔可以誅矣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衝道水陸後世議都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

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各留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固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無壯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南憂固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歸

夫建都之說有三尚德者觀其會藉力者審其要處變者先其急周公之營洛也道里遐邇無相遠也朝覲會同不偏累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曰寧以天下病子孫不以子孫病天下此觀其會者

也漢高之都關中也披山帶河四塞為固三面保
阻獨以一面臨敵卒然有警百萬之衆可具故曰
地勢便利下兵于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此審
其要者也光武之據河内也深根固基為天下本
西過赤眉之強北掃幽薊之亂故曰進足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此先其急者也外此則宋襄之仁義
終虧傷肱之師項籍之宰割無救固陵之急江左
紛紛六朝遞華露捷徒鬪翠華不北蓋所謂無其
實而慕其名舍其利而履其害也嗟夫天時可恃
也而歲德所臨不足禦王翦之攻地險可據也而
祁山大舉無能免馬謖之敗人心可憑也而宋人

南渡群萬千忠節之士俛首喪氣于武林嬰崖之間是豈不有道焉存之爾乎故嘗曰尚德之說遠應變之謀迫無已其惟審勢乎審輕重之勢以酌首尾之分明首尾之分而定內外之極則關中其最也幽薊并冀其次也宛洛許鄴自置身于戰場荊益湘吳終限宇于天外魏人狹小雲代款事敗還不于關中而于洛陽此所以恒朔之地盜賊蝟興秦隴之間終成異域也已

畿輔屏蔽

元人攻燕勁騎擣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項令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爲京師外藩然降

城高闕東勝險要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且大寧久没於奚胡輻裏關口如順天府北九十里有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有黄花鎮自黄花歷大小谷口如白馬陳家弔馬等峪關口積有四十八東至密雲縣之古北口自古北口歷二十四關口至娥眉寨其間歷黄松峪將軍石等關凡五口乃抵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乃至遵化縣之馬蘭峪自此歷沙波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等關口凡三十一乃至大喜峰口又歷七十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自青山歷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東歷河流徐流等三口至

劉家口又歷四口乃至盧龍縣之桃林口自桃林又歷四口至昌黎縣之界嶺經箭桿等六口乃至撫寧縣之義院口又歷石門等五口至董家口自董山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關前後跨越一州七縣但念喜峰潮河去京師二百餘里地甚平坦可以長驅黄花山海兵糧少弱密雲一帶地方延長營堡稀濶力分勢緩朶顔結婚海西連併兀良哈計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峯收大寧破走朶顔且慮變起倉卒而無以應之者矣夫關口之要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若語西南則又盡於大龍門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

西有楊口西歷二十七關口直至天津關自天津西歷十五口直至大龍門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十里有紫荊關唐縣西北有鴻山倒馬八渡三關真定府井陘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自惡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羊由白羊而之曲陽縣之龍泉自龍泉而之金龍自金龍而之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定州之西倒馬關夫永順真保前後關口積二百有二十喜峰潮河固可恨而紫荊白羊亦不可忽也景泰中虜騎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紫荊白羊者乎蟻穴弗防遂成黿窟謀國者當必有深長思者矣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要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而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爲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河關俱棄以與朵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堡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潮河川寔爲虜衝沙漠水漫孤營難守凡邊墻水口俱然可容無慮乎

武備

京師最忌輕弱王卒盡行詩人所刺惠此京師以綏四方所以為可也秦徵材士漢徙豪富及後皆能摧破強虜雷動域中惟唐玄宗出關中兵救安獲戎城內備始虛天下之勢偏重矣且京師之兵與邊戍所處者貧富殊懸藝能差異出兵外討勝之不武不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而汴岐交戍終致兵闘闕下社稷為墟也我

國家以永樂辛丑定都燕京仍元之舊其置兵肇衛以護陵寢壯中夏威夷狄無不備至內設錦衣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

京城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二團營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所以簡精鋭備征伐然原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銃手三千所以肄巡哨或云三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敵必難相應若合三營軍馬同在一處相兼操習技熟之後必頼其用宋有疊陣法吴璘所作也似亦可用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寂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迭為赴援竊謂寂低之陣若遇寇之外蹲伏之處掘地取足容身刀盾蔽目

更蔽以雲幢而禦之矻戟則矢鏃莫加虜馬之足不能給又邉塞之所其在陸也則縱横掘塹以爲地網其遇泉也則溝引停蓄以爲水櫃然虜騎來衆情忙逼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即當施吾制截之方則有電掃雷丸可用矣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槖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丸九及之處人馬碎易虜騎充塞然後克施全功若畧邑攻堅以復邉要久没城壘尤其所宜者且用衆少而成功多費省而兵卒强人人喜於進戰不俟我之威逼也雲幢以遮外衛内而施吾攻

戰之秘拕戟一揮則強勇不能禦矣書考鉅鹿救趙項籍大破章邯官渡相持關羽直取顏良馬超馳逐曹操閔冉衝潰梁犢皆此之故也吳朴云

京師操練所以尊畿護運國威也近歸權門鬻以免班莫敢究正此衰弱之所由其後良可嘆也

近世回夷達虜雜處中國繁華之地如兩京河間真保臨清等處皆是往往群其族類崇其俗尚祖其教習確然不入吾中國之化其所羈縻僅及其身而已方承平全盛之時尚梗然如此一旦風塵之起當若何耶

京畿水利

京畿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其於兩浙海濱之地大始相同然盧溝白河滹沱易水衛潞諸河俱會京輔苟不從上濬洩不無迅猛横溢吾觀盧溝之水發自馬邑洪濤山之桑乾河而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州白洋溪谷之武川漢土谷之渾源川應州西安鎮之崞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隆慶州嬀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河吞納蔚全左衛西海子之水并保安所出二郎溝之水天神界所發水溝口河之水會宣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同燕尾温河以至團山溪

河之水經保安之南沽河之西至懷來晉陽山灤河之水順勢西流畢會桑乾其龍門之水因潸𣲳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鄉縣東亦由廣陽以入桑乾並從東南流抵宛平過盧溝至看丹口其萬全赤城之東河西河雲州鵰鶚堡之南河南河之源自剪兒峪狗兒村合流至此西河則合温泉東流分而爲二一從西北入宣府城一從城南以合東河溓則自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北口三河異流共趨古北過密雲至順義縣北二十里之牛欄山會潮河經通州出直沽以入于海其黄花鎮川河自塞外經昌平榛桑玉河大通二河繞都城過大

通直抵高麗庄順義黃須峪所出七渡河經流三河昌平芹城水西南流至蘭溝一瓤泉之清河經燕丹村獏塔水自獏塔店以會昌平縣月兒灣之榆河沙河過順義若香河縣捩罾口之河經流縣西同前衆水俱涯白河樂夷北塞鮑丘水南流逕九庄嶺百餘里過密雲戍合道人溪出縣界密雲峢山水流爲㢈峢關外三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爲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納泇河泃河周村馬庄獨樂小碾鄉泰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抵通州之寶坻灣傷界梨河經遵化縣西南連湯池直入寶坻之汉口會通潮河若滹沱水源出代

州繁峙縣泰戲山歷代崞忻定五臺盂縣過榆棗
出卤城經三合入南關井陘平山趋獻縣易曹河
諸流至此俱併行矣載觀盂縣龍化河水向北流
㦃虒雲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爲韓河經真定縣
界松嶺水經阱縣爲湃澗河流爲綿蔓又吞鐵河
松陽河源自靈壽之揪山靈壽東北衛河經焉其
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諸水散於燕脂當城派河
直至阜城派河又吞納之清漳河挾衛水入武邑
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大河山麓之水流至武安
沙窩里伏出儒教與沙河縣之水流爲響水河者
同入潞河潞河出自遼州大行山歷武安栢林伏

流至洛遠里復出東經鉅鹿凡諸數水咸指滹沱爲埜然易水曹河至蠡縣五里鋪已同滹沱猪河名水必以曹徐石橋一畝滋河沙河鵶兒唐河爲宗是故唐水自靈丘縣過飛狐倒馬至唐縣界入祁州以會沙河沙河自定經祁東南入滋河滋河發自無極縣歷深澤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河沙河又受道欄告河蓋道欄河源自平樂縣山麓之水流至涞水縣西十里是謂道欄行唐縣揚州嶺水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鵶距泉一畝泉流至保定城西三里而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則滙爲劉家淀矣完縣界水經滿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順河也流之

清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南二十里則入黄狗窊渠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東三十里保定南九十里則有古尾河馬源自蠡縣唐河經縣界抵安州五廻嶺之雷溪水經滿城之北一十里號曰大冊河自此經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沂由名也亦入安州其長流之源由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南至雄縣以入毛濟温義發則自安肅之南三十里號爲曹河一出縣西十里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南彼此相合河名温義再轉南行與長流交會經雄縣亦歸毛濟東鹿雋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東鹿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五十里有女思谷水自澗

東北以流轉而西南經赴易州有淶水發自磬山
桃林入淶水縣界東入聖子水有挺溪出自紫荊
南入白澗以前數水順流歸宿咸以易水為宗易
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雄縣即為瓦濟過五里鋪
合滹沱歷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郡淶山之水
流至淶水縣北又東南至定興西合五里澗則為
拒馬河而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會之矣併至白
溝東注霸州任丘縣之滱水及掘鯉淀之水與夫
洋東五千二淀由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河
武清之南有沽港西接西沽東合小直沽與前數
河同歸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漠淦口

又保定縣西北直至雄縣自雄縣至安州自安州
西邉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
苑西北自清苑之西古有鷄距泉尚泉并方田稻
田南北東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唐泊限以大河以
分南北然於安州開修易河引水東注其中東西
三百里南北五十里皆可築堤貯水况安州至西
山遥百里若更築塘埭相立斗門旦夕俟潮放入
御河東鑿池塘以益埭水則安州東瀕于海廣袤
數百里可爲稻田莞蒲蚌蛤不勝其利矣夫塞外
河朔太行雲中諸水俱會京東若於水之源流之
分併勢宜堰截者則堤防以資灌溉勢宜分殺者

則注引以爲塘淀斯派分于上勢弱於下傾寫於直沽者間有疾溢仍按視直沽武清苑滹沱五里鋪毛濟雄縣安州及通州潮河三汊口看丹口一十二處審係水漲必衝及可紓緩水勢者不惜平地數百里中開塘泊以承水之飛放因勢穿溝以分水之余支然後橫開長渠收其流分散其水計淫泥所鍾與沮洳盡處各爲斗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內以蓄淡水斯瀕海數千里河北四百里變爲良田而元脘脘區區末利且羞爲道之矣

京營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拔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若神機營後征交阯得其神鎗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令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以言者議復置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分爲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精兵盖以在京各衛并山東河南

江北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隷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

嘉靖初太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歳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鋭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

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覆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振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

一千五百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幾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以為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

失令不為後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番調有時教閱有法統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不善也諺曰將軍大擴騎衛佐小郎官此擴騎之弊也

京師五軍營練五軍將士三千營司寶纛令旗神機營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錦衣衛下班軍操練謂將軍營侍衛官提督騰驤四衛勇士謂四衛營御馬監官提督正統已巳之變欲振揚兵威號令歸

一于尚書謙議立十營團操於三大營内精選成化二年增置十二團營迄今為例不堪者退回原營曰老家其十二營内各分五軍司内外馬步官軍三千司内外馬隊官軍神機司内外步隊官軍緩急調發即原營提督部領

藩鎮疆域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討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之事究然在目可以垂永戒矣觀史之暇因隱括其大凡使有考馬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

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皆黠將悍卒充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設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貝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嬀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亳州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

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盖舉天下要害地而以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凢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核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烱鑑哉

邉屯軍費

國家供三邉之費最爲浩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然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邉之地固在也

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便宜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

也令獨不可行乎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屯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令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向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令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為上輸輓次之國初計夫授地俾正軍自食其力以十二石抵口分人計

入以供其餘自十二石至七石與不滿六石以下賞罰各以差然則令之輸者不過一軍積餘之數而正軍自食之口分乃歸於種屯之餘丁矣正軍既不能自食其力而餘丁所入又不足以當一軍歲費之半如之何不匱且乏哉而况歲入無常數受地非餘丁者乎屯糧不足繼以歲輸歲輸不足繼以飛輓飛輓不足而後内帑之請日紛紛然幾為常例矣主兵仰給無常而客兵之餉又萬萬不可準余懼其坐困也無已其惟屯田乎孔明出師必講屯法彼其時何時也猶長慮卻顧不為朝夕計而况全盛之日也哉唐貞觀元和間張公堪為

代州都督置田以省餽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田省費足食卒以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列栅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何謂不宜於行哉往時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十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

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辯矣然以唐宋往事籌之要亦有不盡迂者其人存則其政舉可謂當今無若人者出於其間式水泉營老營堡青糜子溝一帶故多屯田草場先年耕牧得利人有蓄藏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謂懲噎而廢食也地勢孤懸商賈不至鎮市遼遠轉輸獨艱邊墻既固腹地可墾謹烽火明斥堠以修屯政此其急務也歟

一查得三關沿邊要害堡寨墩臺星羅碁布在寧武鴈門以東勢相聯屬遇警歸併不妨耕種獨岢嵐以西地倚大邊勢甚孤危鎮西衛北邊大辛莊東接

寧武西通偏關北連八角南及本衛亦要害之地宜修大堡高墩偏頭關老牛灣地在二邊應於緊要適中之處每里築墩一座馬軍架梁步軍修工功成軍民可並田作遇有警起墩趨避保德所忻口屯南通省城北接三關外連平虜井坪朔州一帶又通邊外兎毛河黑石崖賊人住牧之所若大舉深入可至於此內居民頗多無大墩臺相應修葺堡城刱立大墩嵐縣西北河口村地極通衝一望平漫水草俱便虜賊深入必爲連營之區今村內人煙頗多房室牛羊亦衆墩臺矮小不足以爲一村防守合無外築聯墻中築大臺設器置備俾

遠近軍民互爲聲援不惟足堪徐障而耕牧亦有賴矣

鹽課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塲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塲無運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塲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

長蘆淮浙

河東鹽池以南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治之鹽其地在中條山陰北自雲中山阜至安邑解蒲之間形如盆底水氣潤下如陸海夏日蒸嶼薰風激盪造化

自然成之所患水少則池䴡生硝水多又氣澹薄結調攝之計爲潦爲堰爲洩爲瀦但久雨盈漫入南山清水則小害入北濁水及東黑龍潭西硝水池水則大害今所急治者在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耳河東鹽池所賴以平水勢只一五姓湖待之

民非水火不生活五穀與鹽均於水火皆日用之不可缺者也乃以爲私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勢之決也有甚於防川者矣鹽徒之害是也今欲弭之於未亂也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佶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

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塲買補如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外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二三倍之息也此外縱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禁是盡變私鹽爲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爲良民矣

又

凡如葉時所論云云者皆儒生稽古之談科塲文字之料耳非可與議於經國之大計也蓋古今風氣異宜於天地物產亦異有古盛而今衰者有古無而

今有者如金玉之類在古爲服食器用之常故荊揚之貢惟金三品鑄鼎之金取諸九牧當時交接神人動以玉幣爲禮一歲之間焚而瘞之者尚無紀極其制而用之可槩見矣降及兩漢三國之時以黃金賜予臣下動數百斤計朝廷之蓄積者可槩見矣凡此皆山澤之產也而今有是也哉惟壚以煮海而成古者世質人淳開物者旣未服資之以成務而制利者亦不須借此以厚生若天地故遺之以利後世者然至於管仲者而後取而用之雖有所因而實近於創物之智也後世善用其法則足國足民公私兩便否則亦公私兩害矣今也

不責爲法之不善用人之不當而乃追咎管子之作俑譬之病催科之擾而怨神農之播殖爲庸醫所傷而憤岐黄之嘗藥也吁亦舛矣宋歐陽修言各處河鹹之地盡許令煎鹽貨易以充田税而官不禁之庶幾兩便劉晏任其所之四字甚合鄙意令法限定行鹽地方踰則爲罪殊不知貨利之行於天下也猶水之行於地也遇坎則止盈科則行其來也勢不可逆留非惟不可亦不能也商人射利乘便而往此方鹽少勢必爭趨則鹽積鹽積則價平又將散而之他矣何必限之今世商賈所行之貨貴而金玉錦綺賤而菽粟布帛通于天下達

于四裔盖無一處之不到亦無一處之不售也何獨于鹽而限之哉劉晏之法人稱簡要信乎其爲簡要也

邳州鹽徒多山東人販淮鹽入淮北汴地至邳州過河故名猛悍有幾人莫能敵張士誠起於此以驢負鹽人司二三頭數人核一保數保核一大保數大保核一總保小大有職行息有程各治一絶絶端有堅木尤無事東腰敵至用以爲器伸屈隨宜可鈎可擊可掠刃矢人謂流星錘山東鑛徒即此輩禁不能縱亦不可戮爲斯徒處得所豈無良便宜耳

黄河入海

黄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爲患決溢
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
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渟瀦而
河身易淤冬春水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過固勢也
古黄河至周定王五年徙砂礫始失故道漢而下
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
自是南北決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
府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縣
歸德州夏邑縣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
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
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

城縣懐遠縣出荆山口入淮正直鳳陽府之北乃
金末自儀封縣决而入渦河後復於舊所决口之
西開趙皮寨口今出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黄
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
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
以上至儀封北乃黄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
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
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
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
橋今塞又正德四年决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
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决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

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大都地氣漸南河無可北之勢元徙入會通河近亦每引入會通以便運漕要非性宜其孫家渡入汴達淮一道或究竟為河身正流不可知也

清河原窄自受黃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廣後或梁靖口不至專藉山東諸流上供何以充濟縮身置堰可也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其水支流自開封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同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

其中年潁州陳留歸德宿遷亳縣以上原谷諸水盡歸入之直至蚌阜乃同入海雖然河水所經淤泥之澤稻田之利興焉如在西寧甘肅居延東西千五百里之河濡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滸一經大雨淫泥攸鍾大類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竊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興民利然苟地屬邊疆如寧夏延綏雲代保德六處糧餉不充尸曹告乏若令六處軍民依倣河南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稑高下之粟則一熟可飽三歲軍民永賴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

是故今之急務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彦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漕河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瀏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煩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

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邉源輩各出巳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上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邉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椎

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尚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禮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

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漕規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

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
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
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
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
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
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
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
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
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
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
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

京通二倉也

漕官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

總兵湯節克參將此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
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
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
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立
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
五釐歲省漕夫脚價銀十萬餘兩此其可用吳仲
之跡甚詳可攷也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攔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
諸閘且便停船瓜州近設瓜口閘於西江嘴諸壩
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

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哉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桂回越壩耳

江勢至京口顏下丹陽一帶裏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豬而時洩之不爲無濟耳

會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以罷海運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兖州城東築金口填堨泗水注濟寧盖濟寧地獨高故也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

三年復罷海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社壩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令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引汶之策元已用之今則汶水全至所慮熯旱水微諸泉不應會通亦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運河即淤此河之不可濟於運誠為消長相持之勢也

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出江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費但江洋畏盜警限時掣鎮江儀真衛通州所軍之半截守泰興靖江江洋漕艎可通也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又分淮安所造於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竊意山東總遮洋總尚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於龍江關便

弘治二年河決張秋都御史劉大夏治於上流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欒河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

尚書宋公禮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

不通宋尚書極力多方疏鑿

成祖一意委任之永樂十年始議會通河攢運北京宋

公奏狀甚詳且悉故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

宋公功當第一後因微過

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

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丘文莊

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

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

後王主事始請于

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亦不足以昭示來者也

海運論

丘瓊山學士濬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燕幽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里最後千户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
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
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
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
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
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
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
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
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
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

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家都幽盖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搬而以壓為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兊支之耗歲歲長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於無

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礚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

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户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

竈丁令有司優給驛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幖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俟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后於崑山太倉起盖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

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造爲一千石舟許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爲省其允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一二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

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脚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難此策既行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

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宋末襄鄧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韆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清張瑄獻海運之策其諸經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宋季亡賴相聚鈔
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
屬爲防海義民後建言海漕試之良便上注意嚮
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婿皆大官富貴遍天下
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海運緣革

海運之由說者謂自宋室末年亡賴鈔掠有朱清張瑄
者寇雄部曲曹伍富民苦之崇明鎮特甚官若捕
急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
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
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捕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

六逈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元兵興事招懷授清瑄以官資令部其徒爲海防江南既附二人授千戶時方軌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淺隘不可以舟百里五十里輒爲瀦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靡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試之良便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三百萬石則元之海運糧儲以爲古來未有自朱清張瑄始按杜工部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淩蓬萊如此則

唐時已有海運朱清張瑄特舉行之矣抑或循其故道耳李文達公薊州開運碑紀亦云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難當時便之則海運唐已稱便非始於元但元建都於燕海漕獨盛故行之既久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京師之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秔稻一汐潮回集萬船後因盜賊之梗中原騷擾不免假海運於士誠我

太祖皇帝洪武四年因討王保保納哈出用兵遼東乃

命靖海侯吳禎統舟師數萬以戍之禎由登州轉運糧餉海道險遠人用艱虞禎調度有方泛彼風

濤如履四達仍詔山東儲糧以給之至永樂宣德始止定鼎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悉憑河運民得休息誠爲至筭然黃河遷變而水道不常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設有梗之何以處之然則海運之議似亦當預知而在今日不可已者吾嘗備考海道當自太倉崇明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門諸島西傍嶋直抵直沽比之河運經四十有三驛難易久速判矣惟海運船舶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歆烏湖諸島港汊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兼行不容停止倘值颶風狂發即宜轉舵卸蓬傍拖鐵

猶安船任其所過俟其平順乃可啓行記更程之遠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艱矣濱海水商操舟如神且南北風勢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初可至直沽十月回船則十二月復還故處用此六箇之月乘其風信之便天心助祐人謀與能況湖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淮揚等府本色糧米尚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計用河船八千六百隻俱該過淮由洪入閘之數沮於水淺而不可舉移京軍待鋪而以日為歲果行海運止得用船五千其餘三千六百不用者可以紓吾民也前米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每石各加耗米

七斗海運行每石只用三斗積剩耗米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石海運軍可用九萬人比之河運殆減其半與夫四十三驛協運軍夫管閘人役殆不止十餘萬又可以紓吾民也海運軍卒人一當三所造船器㝡利陸用其揖海寇服鮮威伸日本百濟新羅與夫福餘渤海又不可言也況遼東直沽同一運道陳瑄所立海上高丘尚存舟行停泊不患膠淺可以查考此亦預備之一說也

海運之道有三一自南京龍江關一自福建布政司長樂港一自太倉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轉黄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約半月或一月餘

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靈山膠州浮山望延真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山赤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勞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旱門亦有漫灘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向為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顯神山西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

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抛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梯直口有金觜石衝出洋内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抛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鼉磯山欽島漠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東收旅順口東收黄洋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黄洋川東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内抛泊南邊一路

老岸外洋有一孤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内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峰嶺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便島若鐵山往西收洋頭窪雙島有半邊山叉子口望塔山看連雲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叉河抵直沽交卸

海運之道初元伯顏議自上海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

嶼而行抵淮安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楊子江口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東行至血沙北放大洋至青水洋復轉東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河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至正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島又至登州沙門

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
西至京師不過旬月比前二道爲最便云
考之唐史咸通中征南蠻陳磻石建海運策於閩廣之
間宋治平中鄧潤甫之爲察訪使請以山東之粟
轉輸河朔以爲濟時之具及陳睹之知登州請漕
江淮之米轉輸之境內所活甚衆及元世祖取江
南用伯顏之計令張瑄朱清領歲運
國初以陳寓戶領歲運一運於遼東一運於燕京洪
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
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及十三年會通河通
利始罷海運猶存運於遼東者軍需之艘二十一

隻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擢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十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虎符銅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潮長行船潮落抛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至淮口經過膠州海門浮山勞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延真島望北行使轉過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進界河兩箇月餘纔抵直沽委實水

路艱難深為繁重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十萬石
是歲正月裝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
卸五月回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
運是時船隻鮮少人民恐懼二十七年朱萬戶躬
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指引自揚子江開洋落
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至黑水
大洋望北尋望延真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流入
沙門島開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
期近不過半月之限俱至直沽以漕運利便是歲
加封朱萬戶為浙江省參政張萬戶為浙江鹽運
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此道駕使船赴北京將及

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蒙官司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脚價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運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爲易便廼南番海船皆從此道貢獻放效其路矣以准備緩急言之如遇順風使帆之時水勢顛猛便減帆幔投奔港汊稍泊不得貪程恐風勢不止天時昏暮廼趕前行不知宿泊多有踈失不可不知遇順風正使帆間忽轉打頭風便當使回風尋港汊爲穩勿得當洋抵[illegible]指望風息恐致踈虞如緩急猝暴風奔港灘不及之時急搶上風多抛鐵

猶牢繫繩纜如重載船則頻頻點看水倉怕有客
水侵入隨處劄船如小船則看風色何如別尋泊
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壯繩深打
樁橛不以早晚恐有山水發洪衝突之患
海舟宜加謹風迅之期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
北行入夏風尤迅海人名船趠風日可行數百里

海運膠萊新河

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
安東縣有澳河灣水三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
漣河朱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
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東軸河流入海俱宜築

塞中有過壩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沭陽水溷而為大湖傳湖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州贑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杜陳村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呂渠小閘新河集秦家庄海滄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與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

險難圖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曰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延東海道數千里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史由方遠宜巡歷東萊訪茲遺蹟乃檄使采詢直抵淮海始得其詳爲圖表之于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開斷之廢置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常通無容議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

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

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之苦工浩且人瀕便安未及告成此不可終已也又聞之萊州守南皮湯賓云新河東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口只有八十里內六十里海潮日到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俱在至小直沽甚易易也愚聞之劉白川憲副亦云其談尤詳確

海運隊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

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抳處北洋之腹宜

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

尤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脩

靡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爲也

太祖時遼東邊餉海運給之今山東輸納亦由海上進

界河口淮安米貨直可運至萊州界

新河之議　蕭端蒙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勢

以制便要在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阻

河褫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

陽汴水旁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極遠而漕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稍難故運道易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何哉其勢然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以七十萬石餉遼東

成祖文帝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萬餘疏鑿會通河運道通利乃始專向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百八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猗與休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議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

或欲䟫膠萊新河以並漕何哉蓋
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
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
朝廷之急務也即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
口河淺原武之涯則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
清濟之間爲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
不及展其工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
循靈山歷陳家之島邊岸而來則觸淺勞之險放
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經芝罘沙門則蹈萬
里濤湍之害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閑習雖便
亦未可以輕議也此新河之議所以匡執事之慮

也夫新河南至蘇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漾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欸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濤流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絶濟强決細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爲經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鑿者獨馬家壕之石底耳今馬家壕閘已濬渠矣壅塞者通而建八閘以相漕引矣九穴之湖張魯白現諸水已決引而經流矣江淮商貨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爲我

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爲我經畧之前驅與

不然何向之疏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豈
致我
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
畢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
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爲勞者誠惟國家之急而建
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渠隄起滎陽至海口
千餘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計穿引之勞以尋河
渭之便者鄭當時之勳也不憚千里之役以疏河
汴之勢者王景之能也當時稱便後世利之夫新
河在膠萊之間其地脉固相屬也靈山小竺之崖
邊海之處而運輸之故道也海倉之口直沽之近

徑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燕齊轉販之熟途也今開濬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數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滎陽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長安傍南山穿渭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爲便昔丘濬中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輓如故海道雖險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亦無海患此有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議也若必尋常而守之是漢渭渠無用穿而滎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發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裕後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之大利也新河者權

宜之一策也此桊一定而世世可無患矣庸可弗議乎

蓬窗日錄卷之三